

## 献上心中的祝愿

○史际平（1978级精仪）



近百岁的刘绪贻学长

7月初收到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的电子邮件，刘老告诉我：“今年5月13日是我99岁寿辰，友人和学生们为了祝贺，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纪念文集（一千多页），内容比较丰富，我拟赠你一册作为纪念。担心遗失，我不想邮寄，准备找机会托人带到北京。”能够蒙刘老的厚爱赠书我感到不胜荣幸，马上回函表示借7月中回国之机，一定到武汉大学登门看望并取书。

刘绪贻教授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老一辈社会学家，他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1945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曾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等职。1964年重返武大转行研究美国史，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刘老是先父史国衡（1939社会）的同学、老乡和老友，记

得父亲的书柜中就藏有不少刘老的著作。2007年，我和友人杨嘉实（1977级力学）等人编辑《家在清华》，为撰写文章并追溯刘老与先父的交往，我曾经第一次到武汉大学拜访刘老。此后，刘老为他与先父的这段友谊而撰写的文章《忆挚友史国衡教授——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发表于《读书》杂志2009年第四期。

7月22日下午两点，我如约来到武汉大学。这是我时隔五年之后第二次来到刘老的家中。见面之后还未落座，刘老马上问我是喝咖啡还是喝茶，还为我特意打开风扇。看到刘老面色红润、身体硬朗，似乎与五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在大街上素不相识的话，说他80岁上下我也会相信的。我忍不住地告诉刘老，记得上次见面完了他一定坚持送我下二楼到楼道门口。刘老听了，马上笑了起来，说今天我也送你下楼啊。我为刘老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心态而感到高兴。

坐定之后，刘老拿出事先签好名的两本《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赠给我和姐姐各一册。他还特意告诉我书中收有两张他和先父的老照片。我马上翻开看，其中之一是他们1946年在美国的合影，这张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显得更加珍贵。我也问起了这本珍贵的纪念文集是否需要我带给清华图书馆和校友总会，刘老告诉我都已经送到了，

## □ 荷花池



翁——《野老丹心一放》  
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  
华——文集》，湖北人民  
诞——出版，二零一二年五月

可见老人对母校的眷恋之心。

除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刘老更加关注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他针对这些问题而发表的见解常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看过刘老的许多文章后，你会强烈地感到，你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是不容置疑的。2009年刘老电邮传给我的文章《愧对慎之》和《应该重视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看法》就是例子。难怪他的同行这样评价他：“罕见的

高寿，罕见的思维活力，罕见的学识和胆量。”刘老的名言“做学问不能为稻粮谋”在当今的学术界无异于清醒药和警钟。

每一次看望老人我都有这样的纠结，既不想过分打扰老人的生活作息，又想多聊聊。刘老谈话思路敏捷，话锋甚健，谈话之间时间飞速流逝，看到时间不短了，我只得起身告辞。就这样带着赠书告别了刘老，离开了武汉大学。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回想着此次回国的额外收获，在看望刘绪贻教授之前，7月15日我和嘉实兄曾经看望了白家祉教授（1939机械）和潘际銮教授（1948机械）。每次看望老人不但可以亲身感受到老一辈清华人厚德载物的风貌，同时也是享受一次精神的沐浴。每次看望老人也都会带上一些水果作为礼物，我献上的不仅仅是一份薄礼，更是心中为老人祈福的祝愿！

## 我所知道的清华和北大

○付海婧（2010硕，中文）

负笈京华，求学七年，有幸先后在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就读。每每被问起清华、北大的异同之处，总是感觉千头万绪，无以言表，最后只得以几句插科打诨带过。

有道是，普通青年说，北大人思想活跃，自由随性；清华人勤奋上进，脚踏实地。文艺青年说，清华清新俊逸就像“李白”；北大深厚凝重好比“杜甫”。关于

清华北大的对比文字，就我自己也看过不少，然而煌煌清华，焕焕北大，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无异于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在离开北大五年，离开清华两年之后，偶然兴起作一小文，试图从细节入手，去回忆和对比自己所观察的、感知的、触摸的清华和北大。余意无他，只试图于万花中浅浅拈一片叶，让我自己也可以重温那个花团锦簇的春天。